

論語徵

丁

240

書經		
冊數	頁數	號數
一	一	
〇		
學校	縣中	滋賀

3

12383

207

vol. 4



論語微子

物茂卿子著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必古稱老彭之語。孔子誦之以自比也。以其行適同也。是孔子知命之言。王者不興孔子不克。當作者之聖。故云爾。大戴禮虞戴德篇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褐也。行不越境。祔蓋玉。急衣褐。懷玉也。以此觀之。老彭古

論語微子

卷之三

之善教人者也。而孔子以教學為事，故以自比之也。
舊註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殷世甚遠，孔子何以親之？邢昺疏：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錢，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凡此諸說，誕不足信。然古來多壽，必稱彭祖，則必其壽世所希有者。其以老見稱，必世享天子養老之禮者。它若老聃，亦必屢享國老之養，故以老顯也。其以彭為聃者，蓋

孔子以我親之親其所師也。然老彭大戴禮明言商則不可從矣。古者學祭先聖先師，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註：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註：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按彭城近魯，則魯必祀老彭為先師，故孔子竊以尊之。我以親之也。述而不作，有不能作者，有能作而不敢作者，能作而不敢作，是以稱焉。古者古之道也。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信之故好之，好之故博學而詳盡之，是以能

述焉。若彭則不可得而考矣。若孔子之聖，可以作而可以述也。命不至，故不敢作。故曰：知命之言也。朱子曰：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殊不知孔子不作禮樂，故曰：不作，豈謙乎哉？先師當尊，豈可命以謙乎？且其意以智自高，俯視萬世如蟻蟻然，以此其心而視孔子，故以為謙爾。然則孔子非聖邪？虞夏商周之道，待孔子而載諸簡，微孔子則古聖人之道若有若亡。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其所以聖邪？

仁齋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智，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是其意固執孟子賢於堯舜之言，而謂古聖人之道，孔子猶有所不取焉。孔子貴中庸，是其所以賢於古聖人也。殊不知古聖人之道，本非一聖之所能建，乃歷數千載衆聖所成，故雖孔子之聖，不學則不能知之。孔子深知其如此，故深信而篤好之。此孔子之意也。若夫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知者，可以解舜之大智已。果仁齋之言是乎？則孔子之於古聖人，猶舜之於群下也。抑揚之間，可不慎乎？且中庸德也，非道也。

孔子之言中庸乃登高必自卑意豈謂孔子之道為中庸乎且宋儒合道德而一之仁齋亦扭其舊習乃莊老之遺謬戾之大者也

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學之道在默而識之何者先王之道禮樂是已禮樂不言欲識其義豈言之所能盡哉習之久則自然有喻焉故子欲無言及門人問之而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學之道其若斯乎聞或不得已而一言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皆欲其自得之也故默而識之則好好則學而不厭不厭則樂樂則誨人不倦之三者相因而至焉故曰何有於我哉

言其不容我力也我者我學者也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于我何有哉人多謂不假帝力也殊不知作息食力協韻力字句絕作息飲食皆帝所使也莫所容我力也正與此章同詁朱註以為孔子自謙之言非矣孔子語學問之方何謙之有仁齋先生曰默而識之猶靜言思之倭人之言何容乎辨

是吾憂也孔子憂夫門人之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也誨人不倦之事焉孔子不以天下為憂而以門人為憂知命之言焉朱註以為孔子自憂非矣脩者務美

之也。如脩飾脩潔脩治之脩。性之德未必美。故務美之也。講習也。如講武之講。漢以後以問難為講。如四子講德論及釋奠有講師讀師。可以見已。後世以明其理解之益失之矣。易大傳曰。崇德廣業。是為二事。則徙義改不善。崇德之目也。孔子答子張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或以為二。或以為四。不必拘也。申申天天居不容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是之謂乎。程子謂申申天天中和氣象。是誠然。然是特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者。盛德之至。豈可學而為

乎。宋儒輩多不學聖人之道。而欲學聖人。故云爾。聖人豈可學而能乎。按博雅作申申妖妖。古字通用。孔子生于周之衰。志於制作。又人臣也。故夢周公。明王不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故曰吾衰也。天命不至。天使孔子衰。益知天命之不復至也。故曰甚矣久矣。程子曰。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是其意。寤則思。寐則夢。未嘗以為無夢也。仁齋先生乃謂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是果何所見也。仁齋之於宗儒。一如佛氏所謂有宿寃者邪。世人多謂晝之所思。夜則為夢。殊不知晝之思思而已矣。夜之思乃為夢焉。多思慮者

多夢其心慣乎動故也。或有晝之所思滯而為夢者。然不必皆爾。莊周所謂至人無夢者。謂莫非夢者也。學也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者。志於先王之道。得諸已以行世也。先王之道大矣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一旦所能得乎。故曰志於道德者。已之德也。德人人殊。各以其性所近而成焉。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可以見已。易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之謂也。據者。如據地而作。據城而戰也。我性之德。守而不失。可以進取。故曰據於德。依者。違之反。不相違離也。如聲依永。謂絲竹之聲。與歌詠相上下。不相離亦

此意。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故其道主仁。然仁有所不及也。於是衆德以輔之。是先王之道。所以為美矣。雖然。所主在仁。故凡道之在行者。始於孝弟。推而達諸天下。一皆以生之成之。長之養之之心。行之而不與此心相離。是謂之依於仁。知仁勇三德之類。凡所謂仁者。皆指行言之。亦此意矣。蓋學問之道。在依於仁。苟能依於仁。則衆德皆成。故子曰。里仁為美。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謂其它衆美。自然來至也。藝六藝也。游。猶游。旅。有時乎游。可以娛我耳目。發其意智也。人之

於藝亦爾。有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也。雖然。依於仁。游於藝。豈異事哉。依於仁。莫有所事。以游於藝。爲其事。不識不知。頌帝之則。仁之所以成也。周禮至德。以爲道本。謂志於道也。敏德以爲行本。謂據於德也。孝德以知逆惡。謂依於仁也。朱註。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夫六藝有禮樂。豈得謂之小物哉。仁齋先生曰。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可闕者。二子皆不識先王之教。全在禮樂故爾。夫六藝者。聖人設此。以養人之德性。可不學乎。前不及也。故其說以無之。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

當行者是也。是志字從心從之。故爲此解。殊不知倉頡制字。取義一端。以便記憶。豈容固拘偏傍解乎。志謂心所存主也。否則匹夫不可奪志。玩物喪志。皆不可通矣。心所存主。日夜嚮注。於是迺有之意耳。人倫日用之間。是泥乎中庸五達道也。殊不知五達道。謂其可通行者已。豈可以盡於道乎。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必日用乎。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僅有得乎心。豈足爲德乎。古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得於身者。能誠也。能誠則不怠而得不勉而中。故凡道之一節。誠于已。皆謂之德。或得諸性。或得諸學。

故有九德六德種種之目。朱子之解可謂陋已。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夫德既全矣。尚何違之有。段使私欲盡去。苟不仁乎。則達磨矣。豈足論仁。且何德非心德。心德何必仁也。皆不識仁者之言耳。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間。不行竟中。言雖薄。不出竟也。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自從也。蓋束脩者。始見之贄也。奉禮以見。從此以往。未嘗無誨也。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廷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梁

商曰。束脩勵節。賈堅曰。吾束脩自立。皆謂束帶修飾。然束帶修飾。不可謂行。則舊說為優。

求而不得。則憤求之切也。啟謂微示其端緒也。如元戎啟行。亦謂開其端也。悱以口言之。腓菲皆訓萎。其義相通。謂其於辭。猶有未達也。發如發揮。謂達其枝葉也。舊註皆謂待其誠意告之。是誠爾。止語其心耳。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為爾。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

容然後盡其聲。又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
知，雖舍之可也。皆是道也。自孟子以言語聒人而後，
諸老先生皆務欲咸輔頰舌，謬哉！夫君子之教，如時
雨化之，大者大生，小者小生，故譬諸天地之德，至矣
哉！焦氏筆乘曰：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
示之三字。其文雖訛，實人言也。蓋此章之義，其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又稱顏子不遷怒，是聖人之有餘哀而無餘怒也。諸
老先生粗鹵之甚，其於七情也，均視之。故程正叔乃
欲慶之日不弔。曾望曰：吾來知日之官，與東部，於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是語孔顏之心，雖眇乎無益於學者焉。非孔子本意
也。行者，行道於天下也。藏者，卷而懷之也。謂知命也。
顏子知道之全，故云爾。仁齋先生曰：用之則有能行
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是昧乎道德之字矣。其意
謂道德非二物，行則道，藏則德，是宋儒舊套本於莊
周內聖外王之說，殊不知雖有至德，苟不知先王之
道，曷行曷藏，用之而莫有可行，舍之而莫有可藏，何
以與于斯乎？知道者鮮信哉！且孔子以知天命自稱，
尹氏可謂駘不及舌已。又據此章觀之，顏子聖人也。

故孔子語以制作之道而後世以亞聖稱顏子是其
意謂聖人如來亞聖補處菩薩於是乎矣以己意作
為階級謂後儒不僭則吾不信矣

臨事而懼不驕之謂也好謀者有所營為而不必任
勇直遂也仁齋先生曰悉慮而要其成失字義矣蓋
謀與慮殊謀者心有所營為也慮者思之委曲也如
出謀發慮可以見已裨謀於野豈必皆與人謀乎
大臣用兵主謀驕而無謀所以敗也

富而可求如不可求如問諸人而決之所以教命也
吾亦為之從吾所好如獨斷之於己所以教決也孔

子所好孔安國以為古人之道朱子以為安於義理
仁齋先生引不如丘之好學三子之所好殊焉且安
於義理所以從吾所好耳若其所好何唯義理而已
哉學學古人之道也孔子又曰好古仁齋舍古而取
學其意謂孔子之道與先王殊矣豈不牽所見乎孰
謂漢儒失於聖人之意也不言貴而言富春秋之時
爵位唯世故人求貴者鮮矣如秦漢以後乃反此
子之所慎齋仁齋先生何以言鬼神非孔子所貴也
古者祀聖人配諸天道之所出焉故曰聖人以神道
設教表戰者國之大事疾者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而

齋乃冠是二者。聖人之心其謂之何。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宋儒可謂妄已。何以見孔子無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三月句。聞韶者學韶也。朱註引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為是。或謂論語脫二字者非矣。師涓之於靡靡。明皇之於霓裳。聞輒得之。深於樂者皆爾。何必如小子學樂者受譜然乎。故聞即學也。不知肉味。如發憤忘食。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聖人好樂之至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升庵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此耳。如今之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

之甚矣。為是。朱子曰。極情文之備。是何能盡乎。樂。樂記曰。可以觀德矣。孔子以此觀舜德。故嘆之耳。非聖人之深於樂。安能然乎。朱子以為樂為作樂。故屬諸舜。然為樂與作樂殊矣。故升庵為是。仁齋先生引夢見周公。而謂三月忘肉味。亦美容疑。以排大學食而不知其味也。所見極是。祇三月屬下句。一聞而三月忘味。豈有是理乎。且大學別有所指。排宋儒而及大學。究哉。古註此齊不成言。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朱子曰。時孔子居衛。蓋以子貢不斥其事。知之。伯夷叔齊諫伐之事。不可信矣。明

王氏論之詳焉。二人以讓聞而不稱於孔門。獨以惡不仁稱。其迹似不得乎父。而若怨。故子貢以怨乎問之。司馬遷亦曰。怨邪非邪。求仁而得仁。求仁人而得之也。謂歸西伯也。不以喪位為怨。歸仁人而樂之。人之有邦。猶已有之。故孔子曰。又何怨。孔安國曰。以讓為仁。豈有怨乎。朱註從之。而曰。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奔其國。猶敝蹤爾。天理人心。自其家言。是則亡論。祇求字不穩。且解怨為悔。終失牽強。它若君子求於己。小人求於人。迺責求之義。自求於人。來求古。求道皆訪求之。

義豈容謂求仁乎。宋儒以仁為心之德。又謂有一事之仁。是其病根。加以昧乎古言。不可從矣。夷齊惡不仁。孔子賢之。其不為輒可知焉。然其迹似怨。倘或怨邪。則夷齊之行。有不慊於心者矣。故又問怨乎。得仁人而歸之。是其心雖喪位。猶弗喪也。然後不仁之人。非孔子所歸者。益明焉。

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國曰。孔子以此為樂。非矣。程子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大似禪子言。易大傳明言樂天。知命。豈謎乎。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是其家言。亡論也。於我如浮雲。鄭玄曰。非己之有。朱子曰。如浮

雲之無有。皆非矣。脩人爵而天爵至者。自天祐之。故其福永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之無根。倏得而倏失之也。疏食。孔安國曰。菜食也。禮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朱註。麤飯為是。

加我數年。朱子引史記。加讀假古音。或然也。五十作卒。果其說之是乎。當曰。以卒學易。終不通矣。古註。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可謂拘矣。且五十而知天命。是五十以後之言。此則未至五十之言。可謂牽強。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易之難學也。無大過。卽史記之彬彬。謂其於易無大謬也。孔子僅言

無太過。而後人乃欲一一詳盡。則過孔子遠矣。可謂妄已。

子所雅言。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句。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是與曲禮詩書不諱。合謂不避諱也。執禮。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古稱教禮之官。為執禮。言不啻孔子。凡執禮者。皆雅言。以此証上句也。何註。禮不誦。故言執已失其義矣。朱註。雅訓常非也。雅常少殊。且古所謂學者。詩

書禮樂而已。其在孔門不言而可知矣。故謂詩書禮為孔子常言者。後人之見也。且從其說。則執禮二字終不明矣。皆雅言也。四字為衍。其意謂正字音。瑣瑣塾師之事。孔子大聖人不爾。是其病根。殊不知詩書不諱古之禮也。或說雅與俗對。謂不用土音也。亦通。然雅俗昉自樂。及至後世。乃用之一切。孔子時所無。故不可從矣。仁齋先生解執禮。謂若有守禮不渝者。則雖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可謂牽強之甚。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忘憂。但言其好學之篤耳。朱註得之。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正與此相發。知命之言也。云爾云云。爾爾古言相通。敏以求之者也。朱註敏速也。謂汲汲也。此解殊摸稜。敏速也。如敏疾。敏給才敏。是自一義。謂汲汲也。如周禮敏德以為行本。是黽勉亦自一義。朱子混之。非矣。此章當以黽勉為義。孔子固聰明睿知稟諸天。如中庸所云。然先王之道。非學則不能知之。孔子學先王之道而莫不知。是所以優群聖也。朱註生而知之者。

論語卷一
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是其家言特以
清明昭著言之乃陳北溪清水濁水之說耳其說雖
巧哉宋儒之道辟則如有秋冬而無春夏也所言如
所見不可不察又曰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是又
其意以當然之理為道以考驗為學淺乎其言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誨言也蓋謂召弟子語之使其
奉以行諸已者也周禮有樂語戴記有合語是也如
顏淵仲弓問仁孔子云云皆曰請事斯語可見皆指
孔子所答為語亦此意怪異勇力恃亂之事非先王

之典所尚故不以為語鬼神之道微妙非所以喻人
故亦不以為語也語字之義不明漢儒以來乃謂不
談此四者非矣聖人何殊常人平日閑談何嘗不一
及之乎可謂拘矣鬼神天神人鬼也朱註謂造化之
迹迹豈鬼神乎又曰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鬼神
豈窮理之所能明乎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
不由正斯亂神也非孔子時語氣不可從矣仁齋先
生曰怪猶索隱行怪之怪亦不識文者之言焉仁齋
又據此章而排易中庸禮記言鬼神者為非孔子之
言果其說之是乎春秋無非亂亦非孔子之作

論語卷一
三人行必有我師。古言也。孔子誦之言。三人至寡。然
三人相議而行。必有可觀者焉。孔子又釋之曰。師之
之道。務擇其善而從之耳。雖小善亦不棄也。必其全
不善者而後以為己之鑒戒。不以為師也。朱註。一善
一惡。其一我。也。本諸何邢。然巧甚。非古義也。不可從
矣。老子猶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
資。未嘗以不善為師。古言為然。且必有字而字不可
通矣。焦氏筆乘載。蜀有石經。馬下有我。天生德於予。
包咸曰。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朱註從之。然生字不穩。且非孔

子辭氣。蓋德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教育英才。而
有德之人。由孔子生。是天方以此任孔子。而桓魋若
能害孔子。則有德之人不復生於世。天命徒然矣。孔
子以教學自任。故有是言。與文王既沒同意。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故二三子以孔子為隱也。吾無隱乎爾。乎爾語助辭。
如孟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人多於此章。解爾為汝。
於孟子訓然。皆非矣。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可見識文章者。不與經
生同也。齊風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即乎爾轉音。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包咸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爲是言吾所行必與二三子共之。莫有所隱而獨行者。蓋欲二三子默而識之也。是丘也。言時師多所隱匿。如學記曰：隱其學而疾其師。亦可見焉。唯孔子不然。故曰：是丘也。先王之教禮樂不言。舉行與事而示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在默而識之。自孟子雄辨聒人而後。儒者終莫識此意。程子以此章爲聖人俯而就之。是不識教之道本然。強爲解事者。鄭氏入由下而進也。其天衣以出於其下而跡跡於文行忠信。是孔門四科。文文學。行德行。忠謂政事。信

謂言語政事。而曰忠。言語而曰信。其物也。如射五物。古有之。舊註不識古言。如程子忠信爲本。亦唯三耳。如邢昺亦唯文行耳。凡政事皆爲人謀者。故貴忠善言而不信。亦何貴乎。是所以忠信爲二科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何晏曰：疾世無明君。是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皆願辭以人君言之不者。子賤南容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豈其言之牴牾也。况聖人本開國先王之稱。善人亦齊桓秦穆之倫。故曰不踐迹。謂其不拘先王之舊也。是有大作用者。亦世不恒有。故曰

不得而見之矣。君子固學先王之道，以成德者，善人
有恒者，固無學問。然張敬夫所謂以學言，以質言，張
橫渠所謂志於仁而無惡，皆昧乎語勢，及不識善人
矣。非有恒者，雖或用孔子，然不能久。故願有恒者也。
且書曰：罔克有終，是人君之德以恒為美也。大、小、宋
儒以來，陷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忘於孔子之道。
為先王之道，故動輒作窮措大解，可憫之至。善人以
下，異日之言，以其相類，故同居一章。子曰：何必行也。
難乎有恒矣。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可謂善解。
古文辭已有以人言盈虛，以倉廩言約泰，以民生

言止人而以為有人，倉廩虛而以為盈，民困約而以為泰，務夸大以自喜，是無所守者也。故難可名之為有常已。

釣而不綱，綱不它見，恐綱字誤。釣綱事殊，故著而字。宿是弋宿，故無而字。何註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邢昺疏曰：此註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殊不知孔註至流字而止，以繳而下，何晏也。古者在禮，士得弋釣，至於綱宿，則民之所為也。君子不為矣。何以知之？天子諸侯為祭及賓客，則特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為之，所以敬也。將

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為。故為祭及賓客則鈞弋。蓋在禮所必當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網。不射宿。後世儒者不知道。不知禮。故其於此章也。不知求諸禮。但言仁人之心耳。故其論終有窮矣。以禮言之。仁義豈外哉。朱註又引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弋。是亦以不忍之心為仁。惑於孟子遠庖廚之說。其視仁如浮屠氏。故為是言。己是禮也。豈在不得已哉。大氏後世井田廢。錢幣盛。而物皆取諸市。其於祭與賓客。以貴價買物為敬。此俗所移。遂致不識此章之

義已。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自謂知之次也。多聞多見。見于論語者二。答子張以言行言。此章多聞道之聞于人者。多見己得諸簡策及它人所行者。乃述之事也。何則。對作而言之也。二知字皆去聲。智謂聖也。朱註不知其理淺矣哉。僅知其理焉耳。豈能作之哉。緇衣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多志。即此多見也。曰。此語去也。入也。曰。自來而當與之。曰。互鄉難與言。鄭玄曰。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非矣。朱註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亦非矣。觀於下文。

進退則童子見者來學也難與言者難與言道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與言二字可以見焉不保其往也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可謂古人能解古書善識詞義邢疏朱註皆以往為前日之義而保字不可得而解矣唯何甚古註解為一何甚亦有何疑而朱子疑其有錯簡闕文亦不識古文之過耳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猶言喜來而惡去門人之意也故曰一何甚言夫子不若是也夫子惟與其潔已而已朱註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非也進退未言其善惡

仁遠乎哉言仁至遠也仁以安天下為功故至遠焉所以安天下者先王之道也孔子卷先王之道而懷之豈遠乎哉若使孔子居王侯之位乎下車而仁可得而行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朱子以心之德為解以欲仁為反而求之之謂豈然哉心之德在我豈容言至哉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是宋儒求放心之說出自浮屠焉不可從矣觀遠乎哉之言則仁字之義以安天下言之者章章明哉或曰宋儒以不遠為解段使從其解乎苟非遠也何不遠之有凡謂不遠者以遠故也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邢昺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孔安國曰。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此言孔子不復言昭公。而獨言己之幸。所以爲道弘也。非謂諱國惡爲道弘也。過而不知。則不能改之。過而人知。而告之。則得改。是幸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在上之人。人所具瞻。孔子得比於此。故曰幸也。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邢昺疏此云。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吳氏程以爲當。

時譏諷之詞。或當然也。仁齋先生論此章而曰。聖人亦有過。此言本於孟子。可謂非若宋儒所謂一疵不存之比矣。又曰。苟以非過。自以爲過。是偽焉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乎。非矣。諱君之惡禮也。豈僞乎哉。仁齋動輒曰。直也。非直也。夫直豈足論聖人乎。孔子曰。直在其中矣。又稱伯玉君子哉。史魚直也。可見直亦一德耳。夫道在行之如何也。而後世儒者以評論是非爲務。故其所重在直也。不貴禮而貴直。職此之由小矣哉。子與人歌而善。善者善之也。孔子善之也。子與人管

到此故知雖無之字亦為善之也必使反之賞其善也而後和之學之也與人歌之禮也若使反之而已則嫌乎以歌工待之也朱註云云雖詳且盡乎然不知其為禮矣宋儒之學為然而然燕齊謂勉強為文升庵外集曰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陳騏雜識云方言侷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侷莫故文莫黽勉也何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是古來相傳之說非何晏之言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是何晏之言也何以知之若使盡出於何晏則止當云莫不也文不吾

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今解莫為無解文無為文不者是文無文不皆漢時有是言與文莫侷莫同義故展轉作此解而何晏不識其意也當歸一名文無一名靡蕪靡蕪文無音亦相近臨別贈之蓋相勉之意猶云加餐食則知文無古有是言也按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時諺也言凡事黽勉則可皆及於人也孔子誦之而曰世人所言如此雖然至於躬行君子之道則吾未得其人也嘆世少君子也太氏前儒視文甚輕非聖人本意也且上有也下無也下有則上無則是文與躬行君子對言者非也文莫二字

舊註不成解。朱子又曰：莫疑辭。是援唐詩中莫字以解論語，可謂不識古文辭已。且上言也，下言也，不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或人贊孔子，而孔子以謙承之也。何以知之？若使無人贊之，孔子突然而言之，是孔子以仁聖自處也。且下文曰：可謂云爾已矣。云爾者，云云也。意舉或人之言而代之以云爾也。故知此必孔子承人贊之者也。正與上葉公問孔子章同辭。聖者，聖人；仁者，仁人；聖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朱子每謂聖者地位，仁者道稱，通上下，非也。堯舜禹湯周公，豈知至而行不至哉？作者之謂聖，制作禮樂，必有

所前知，故舉其功之大者，以為稱耳。成康以下，無制作之事，故以仁人稱之。而孔子每勉人以仁為是，故也。正唯二字，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蓋唯是也，是如是也。正唯如後世政爾，故馬融解以正如所言也。況仁聖乎四字，不當文意。蓋孔子自言吾非仁聖也，吾學仁聖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學之事也。公西華深知孔子，故嘆曰：正如所云。赤輩學亦不能也。謂孔子非學也。弟子自稱也。詠孔安國曰：禱，篇名。仁齋先生曰：詠，古作調。說文曰：禱也。朱子以為死後之詠，是其意。訓爾為汝，而謂追

言禱疾之事以見惜歿之意然果如其意則當云禱疾不當云禱汝也且古文簡誅累功德豈及禱疾之事乎且段使古人不諱豈方疾革而舉死者之誅乎爾語辭如假爾秦筮有常之爾禱篇筮祝文當相類從孔說為是子曰有諸問有此禮否也朱註謂有此理否非矣古人動求諸禮宋儒動求諸理孔子所以問之者孔子不欲禱且未知其欲禱何神故反問以觀其意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子路所以不引此而引誅者蓋此時孔子在他邦而無家故無五祀可禱也上下天地也唯天子得祭天地然祭與禱殊如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人窮呼天雖士庶必有禱天之禮也丘之禱久矣是止子路之禱而安慰其心也朱子曰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夫既當禱矣何請不請之有是其意謂實無鬼神祭與禱皆虛文唯致吾誠耳故歸諸不得已之情乎爾孔子既曰祭則受福則禱豈無益哉禱苟有益乎請亦何害夫禱者所以敬天也仁人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焉孝子之於親怒則謝豈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親也仁人之於天災眚則禱亦豈

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天也。而乃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可謂不知敬天者已。且子路當不請而請之，是爲小節。孔子而拒之，豈聖人愷悌之態乎？其亦如子路愛孔子之心，何然則孔子所以止之者何？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焉。然疾與兵，其所以害生者同。故吾得諸匡之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信天之知我命，我以斯文。故知其雖病不死，是孔子所以不欲禱也。而其所以曰：丘之禱久矣者，何？凡祭禱皆有其事焉，有其實

焉。丘之禱久矣，其事之有無未可知矣。且以其實言之。書曰：祚天永命。亦言敬天耳。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自後世言之者也。非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不聞，語固。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僭上之失甚於固

陋。

君子知命，故坦蕩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戚。程子以循理攸於物爲解，抑未矣。

溫而厲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不然非言而曰厲。吾未之聞焉。子夏曰。君子有三變者。盛德之容也。禮樂得諸身。謂之德。古之君子。皆禮樂以成其德。豈翅孔子焉。已乎。宋儒乃以氣質為說。不知禮樂者也。

三以天下讓。朱註三讓謂固遜。非也。聞謂三讓為固遜矣。不聞謂固遜為三讓矣。如三年三月三思三畏三變。皆實有其數。然其詳不傳焉。邢疏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

三讓也是以禮為說。非後人所及。必古來相傳之說。祇左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不與此同。則亦難從焉。要之古書殘缺。不的指其事可也。以天下讓者。言其讓為天下故也。朱子以為讓天下。故其言曰。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夫周至文王。乃三分天下有其二。泰伯之時。天下非周有。豈可以讓天下言哉。大王之心。以文王有聖德。故欲傳位季歷。而泰伯亦知文王之必能安天下也。故潛逃以讓之。以濟其美。是其讓為天下故也。凡論語稱至德者。二泰伯以讓。文王以恭。稽諸書。贊堯以允恭克。

讓則恭讓為德之至。而堯之讓舜為天下故也。舜禹相承道始立矣。益以見其讓之莫大焉。泰伯之讓亦為天下故也。歷昌相承文斯成矣。豈不其讓之亦莫至焉哉。蓋讓而無益于人者。止潔身焉。非堯舜泰伯之讓也。讓而濟天下者。克用其讓焉。是其所以為至德也。民無得而稱焉。固泰伯之所以成其讓。然苟其讓之小也。豈足為至德哉。孔子言之者。人多不知三讓之事。故發之耳。豈必以泯迹為至德乎。大氏宋儒無作用。專求諸心。所以不通也。又所謂泰伯之德足有天下者。亦未知孔子所以稱至德之意。乃謂孔子

既稱至德。則其德當如是矣。殊不知孔子止以讓與恭言之。何則。曰三以天下讓而已矣。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已矣。未嘗言其它焉。宋儒不信孔子之言。而求至德於言外。豈不謬哉。今按大王泰伯皆非文王之倫。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曰。實始翦商。孟子以為智者。而以句踐比之。則周家克商之後。以文武周公之德。而殷頑民尚且不帖服者。以大王之所為有未慊於人意者故也。泰伯逃而蠻夷奉之為君。其仁可知矣。則大王所以有仁人之名者。母乃以有泰伯之故乎。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又曰。維此

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是王季恭謹之人。乃能埋
德。韜光。據孔叢子。子思之言。王季當帝乙之世。為西
伯。據屈原天問。則文王尚作州牧。況王季乎。故鄭玄
不從孔叢子。孟子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以此觀之。方其時。殷運未移。若使泰伯嗣大王。
則德音必昌。周家必張。而不臣之迹成矣。季歷嗣而
後。韜晦承順。斂周家方張之勢。而傳諸文王。以埃殷
運之移。此泰伯之讓。所以成周家之美也。蓋民之附
泰伯。如蟻慕羶。泰伯之為人。不能自斂其羶。唯古人
克自知。克自度。故泰伯自度其材。行而不嗣大王。使

王季嗣也。不然。父疾而不親養。不視其死。不奔其喪。
甘為蠻夷之人。何其甚矣。左傳曰。泰伯不從。蓋必有
其事矣。然不可知其所不從者何事也。朱子以為夷
齊扣馬之心。是或有似焉。然三代時。稱諸侯為君。其
禮有不若秦漢後君臣之分者矣。泰伯亦不身仕殷
朝。唯為周國世子耳。夷齊扣馬之事。王氏既辨之。且
泰伯為是。則湯武為非。其說終不可通也。仁齋先生
據詩。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而謂泰伯之逃不在
大王之時。而在王季之時。其言甚辨。然盡廢古書。以
己心說古之事。非妄而何。至於大伯王季相並而治。

國則世豈有是事哉。世豈有是事哉。三季時並而
蕙何晏曰。畏懼之貌。博雅曰。慎也。荀子曰。認認然常
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漢刑法志曰。鯁鯁常恐天下
之一合而共軋已。赤蛟篇曰。靈裊裊。左思魏都賦曰。
臨焦原而弗怛。誰勁捷而無惇。言城雉高峻。使人莫
敢近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魂悚悚其驚。斯心惇
惇以發悸。註言殿堂北入而西廂東序。深遽不測。見
者悚驚也。是蕙惇。惇。鯁。認。皆通。絞。馬融曰。絞。絞刺也。
邢昺曰。絞刺人之非。左傳昭元年。叔孫絞而婉。註。絞
切也。韓詩外傳曰。堂衣若叩。孔子之門曰。丘在乎。子

貢曰。子何言吾師名堂衣。若曰。子何言之。絞。子貢曰。
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
言絞。是以絞之也。朱子曰。絞。急切也。按何。朱。非。殊。蓋
絞者。謂責讓人之非。毫無假借也。朱子又曰。無禮則
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
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是或以禮為節文。或為
先後之序。皆僅言其一端者已。恭。慎。勇。直。是人之性。
禮者所以養人之德性也。任其性。不以禮養之。必有
勞蕙亂絞之疾也。君子篤於親。以下。吳氏謂當自為
一章。是矣。又曰。曾子之言也。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

可謂矣矣興起也未是興有興盛意民興於仁謂民之仁行興盛也也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此引孝經之文然孝經本謂免於刑戮也身謂劓與宮體謂剔髮謂髡膚謂墨故身體髮膚四字指五刑而言之古之道以免於刑戮為先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以見用於世為難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孔子謂南容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子思贊孔子而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

無道其默足以容是其言皆足相發又觀春秋時諸侯大夫之言每以獲全首領終於牖下為幸矣古時議論皆爾後世士君子驚桀自高志氣如狂乃以此等言為身不足行也吾知免夫之免亦謂免於刑戮也論語中免字皆然曾子在無道之世故以此為幸焉若以保護身體為說其說終有不可通者學者察諸戴記載樂正子春之事近迂矣亦必有所為而發也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二句必是時諺朱子謂曾子之謙辭非矣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曾子語聘會之

事也。是在春秋時爲卿大夫重務。何者。周道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而在方伯。則諸侯之相與非聘會。則兵車也。安其國於是。危其國亦於是。孟敬子亦知其如此。而學禮於曾子。然徒留意於籩豆之末。而不知其所重。故曾子語之以是。如孔子答衛靈公。俎豆之事。亦謂聘會焉。後儒不知古言。故其於二章。一如癡人說夢。可謂憤憤已。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踳踳。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道有君子所

貴者。有有司所貴者。故曰所貴乎道者三。暴害也。暴慢者。人害之人慢之也。信者。人信之也。鄙倍者。人鄙之背之也。出辭氣。氣者如發氣。盈容。盛氣。顛實。揚休玉色。朱註。暴慢。信鄙。倍皆以己言之。而曰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可謂不知辭義者已。且解信爲實。大失古義。且容貌之失。豈翅暴慢。言語之失。豈翅鄙倍。且籩豆非爲政之具。豈容以爲政之本。解之不可從矣。以多問於寡。多者多聞也。寡者寡聞也。有無以能言實虛以學言。是皆好學之事也。包咸曰。校報也。朱子曰。校計校也。朱子爲是。馬融曰。友謂顏淵。朱子從之。

仁齋先生曰。吾友指當時孔門諸賢也。蓋孔門以此五者為學問之條目。故曰從事於斯。此其意謂以此為顏子事。則人絕企望之念。其意甚善。然吾友二字似有所指。祇未知其的為顏子耳。按家語以為曾子之行。曾子言此。則曾子之從事於斯。亦可見已。然此五句非五事。豈學問之條目哉。且禮記卷之六。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邢昺曰。鄭玄註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茂卿按。以七尺為中人之度。周一尺當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七尺當五尺四分。六尺當四尺三寸二分也。升庵引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倣則疏之所言信矣。可以寄百里之命。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何晏曰。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朱子曰。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是何晏以事言。朱子以其人節操言。蓋節者。謂禮義之大限也。節操在我。豈容言

臨乎禮義在外故曰臨禮義之大限所指亦廣然先
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故安國家定社稷為大節何
晏雖陋儒亦生於宋儒未出之世故其言有作用者
如此朱子以死生之際言之可謂所見止其身已朱
子又曰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
也本於邢昺是韓柳已後文法豈可以解古文辭乎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反復言之所以贊之仲尼燕居
曰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
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
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

此名也古之人也朱子豈不謬乎
古者學而為士故凡言士者誨學者之言也非謂士
當爾而大夫否也弘大也謂規模宏遠也毅勇也謂
強有力也仁以安天下可謂重任故非規模宏遠者
不能焉負重任而致遠死而後已者亦謂非死不舍
重任也故非強有力者不能焉朱子曰仁者人心之
全德自其家言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
不知何言
興止訓起包咸之陋也朱子以起其好善惡惡之心
解之是理學者流所見不越是非二者可謂不知詩

已可謂不知學已興如興於仁興於孝弟之興皆謂有所鼓舞而振興於衆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書爲學者本業何者書道政事學而爲士不學則民仕以從政故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其所載皆先王大訓奉以爲萬世法其言正大其義闕深必以詩與禮樂爲輔博學無方而後可以睹先王之心故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是孔子所以屢言詩與禮樂而不及書之故也興於詩云者詩之爲言人情世態莫所不包瑣細纖悉婉而不直其言初不可必以爲訓又不可必以爲

戒而人各以其意取義義類無常展轉不窮又以諷詠發之使人不知覺故必學詩而後有所鼓舞觸類以長意見益廣新知紛生乃能有所振起於衆人之中斐然成章過此以往庶可以成其材德也立於禮云者凡上自朝廷宗廟下至鄉黨朋友外則聘會軍旅蒐狩內則閨門之中以至言語容貌之間器服制度之際先王皆立之禮以爲德之則執而守之習之之久人皆有以立於道而不可移奪也成於樂云者樂亦德之則矣禮以制之樂以養之禮以其敬樂以其和故樂者自驩欣悅豫之心導之者也禮尚有所

標必有所知。至於樂之鼓動以養之，則有不知其然者。焉。養之則樂，樂則油然以生，養之於其不知不覺之間，莫周焉。故人之成於道，必於是焉。故興者興於道也，立者立於道也，成者成於道也。言人之學道，詩禮與樂所以教者，其殊如此也。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亦宋儒所見主獨善，不知道德之分。故言禮者，專在曲禮而遺經禮也。又曰：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是其變化氣質之說已。殊不知古之成於道者，大者大成，小者小成，皆各以其材成焉。豈必變化

其氣質哉。學者察諸身之虛實，心之虛實，身之虛實，心之虛實，身之虛實，心之虛實。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雖聖人不能強之，故能使民由其教而不能使民知其所以教也。自然之勢矣。至其俊秀，則使學以知之，亦唯禮樂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故其知之也，自知之也。故曰：默而識之，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孟子以雄辯聒之人，而後斯義亡焉。後世儒者之師，專務講說說之益，詳而其惑益深，皆不自知之故也。夫人之性殊，知愚不得而一之矣。苟以使知為教，則天下有不被其化者，可謂小已。仁齋先生昧乎

可字之義曰不使彼知恩之出于已可謂坦坦聖言
忽生疙瘩之態以爲不野而一之矣所以外以爲
好勇疾貧者已爲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使人
爲亂也雖已不爲亂猶之已爲亂故均之曰亂也則
聖人之思遠矣哉後儒短見豈能及之乎
驕且吝無德者也苟無其德則才美豈足觀哉蓋驕
則失君子吝則失小人故驕且吝所以失人心也治
天下以得人心爲先故孔子云爾傳稱周公吐哺與
此章之義正相發耳宋儒不知聖人之道者先王安
天下之道故不達此章之義徒以氣盈氣歉爲說可

謂不知類己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蓋孔子時周
猶有周公漢儒精細如此
三年讀謂學三年也學不至於穀句學屬上者非也
至者謂學而成材也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如邦有
道穀皆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
成可祿之才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學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可以徵己孔
安國訓穀爲善朱子至爲志皆非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古言一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古言二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古言三也孔子

引古言者三以誣邦有道之貧賤邦無道之富貴皆可恥也守死善道者守死於善與道也雖非先王之善道亦有善者故曰善道邢疏如謂道之善者然道豈有不善朱註以善其道解之是如莊子庖丁善刀之善六經未之有故皆不可從矣本言篤信好學則能守死於善與道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朱子連不入不居見與隱皆為篤信好學之效非也世雖非篤信好學之人亦有能不入不居見與隱者豈可拘乎故曰古言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耳守死者謂守死而弗去也從善與道則死否則生於是乎君子守死而

弗去也仁齋先生以為終身之義可謂不知字義已危邦者將亡之邦也何註危者將亂之兆非也亂邦謂臣弑君子弑父豈翅是哉朱註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亦豈翅是哉蓋二者皆亂邦也朱子乃不取何義者必據胡氏輩春秋之義而謂臣弑君子弑父人皆得討不當輒去然其勢有不得討者豈可一槩論哉朱子曰天下舉一世而言是矣朱子又以篤信與好學分屬守死與善道是自其家伎倆古書所無不可從矣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謀者有所營為也營為其施設

之方。非在其位者所不為。亦所不能也。是必有其事。焉。不啻論其理也。辟如登浮屠。愈高則所見愈廣矣。故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也。必有昧乎事而誤焉者也。且身不任而輒言之。非所以敬天也。自宋而後。儒者昧乎此章之義。故經濟之說盛。而天下愈不可治。悲哉。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省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省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殊為不通。朱註。亂樂之卒章也。以師摯之始為在官之初。按始初義。殊朱

子混之誤矣。且孔子美其在官之初。則豈末年老廢邪。其以亂為樂之卒章者。以賦卒有亂也。殊不知亂可歌而賦不可歌。亂乃賦卒章已安得為樂之卒章乎。按詩大序。關雎。麟趾。鵲巢。騶虞。是謂四始。說者不知古文辭。或以為關雎鹿鳴。文王清廟。或以為大明。四牡。嘉魚。鳴雁。皆非矣。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益稷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是始與亂皆樂中名目。今樂有亂聲。可以見已。蓋言師摯之奏四始也。其關雎之亂最盛美也。鄭朱胥失之。

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也
臧曰慳慳慳也宜可信朱註侗無知貌慳慳無能貌
書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孔安國
訓釋揚子法言慳侗顛蒙莊子侗乎其無識皆童蒙
之義故註未成器之人朱子訓無知亦是矣而慳慳
訓無能是其意謂侗慳似無差別故以無知與無能
二之可謂無據矣慳慳慳也慳謂愿朴無文禮器七
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慳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友哭
而弔孔子曰殷已慳吾從周朱子以慳為美德故不
從也說殊不知慳是一鄙野人故與狂侗並言狂者

有大志而不拘常度若多詐則一每男子不可得而
教之矣童蒙無知而不謹愿鄙野無文而不信師皆
不可得而教之矣吾不知之矣者謂不可教也孔子
以教人自任故曰不知之矣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
反我不知之朱註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皆非矣是
皆性劣者其何罪而孔子絕之哉朱子引蘓氏之言
誠確論也然不言其以教人自任亦失之矣又按博
雅曰慳慳誠也亦與訓慳同義一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晏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
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是非學也習也朱子曰言人之

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是以誠意正心為學也。失云者。謂失時與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豈不惜乎。良晤一散。邈如河山。豈不惜乎。何晏曰。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是帶求字。而與字之義始見。可謂謬矣。朱子曰。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是本孟子。乃其意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不以位為樂。果其說之是乎。聖人皆爾。何特舜禹哉。且以心而論。聖人非孔門之意焉。且不與不相關。殊義不與云者。謂忘

己之有天下也。不相關云者。謂己自己。天下自天下。不相關涉也。仁齋先生而訓如。與讀上聲。曰。雖見與。猶不與也。是本孟子。然殊不成文義。蓋舜禹之所以不與有天下者。以堯故也。舜禹皆纘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之有天下。而猶謂堯之天下焉。是其所以巍巍然高大也。堯舜禹禪讓之義。自孟子而不明。故此章及下章。註家皆失之。

巍巍乎稱堯也。非稱天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曰巍巍乎。朱註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是高大二字。貼巍巍乎。非矣。巍巍本以

山言之豈可以贊天邪。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他朱子曰：則猶準也。是其意謂人君皆法天而堯大聖人也不可以法天言。故引易與天地準而言堯與天齊也。理學者流以渾然天理立說以爲聖人胸中別有天。故諱言法天耳。其究歸於佛氏三界唯一心。豈古聖人敬天畏天之意乎。堯典所載：唯有欽若昊天。是堯則天之事也。又曰：欽明文思。夫在天曰文。在地曰理。文者天之道也。謂禮樂也。堯思所以安天下萬世。非禮樂不可也。禮樂俟其人而後興。堯雖生知不能獨作。故舉舜而讓焉。是所謂文思也。故

書頌舜而曰：文明。禹而曰：文命。敷于四海。是禮樂俟舜而興。俟禹而洽。舜而曰：協于帝。禹而曰：承于帝。帝皆謂堯也。舜禹皆成堯之道。故孔子曰：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堯之思。苞舜育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稱其大者獨堯而已矣。是之謂則天。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朱註：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非矣。乃謂允恭克讓也。其見於堯典者。咨四岳而用鯀。恭也。登庸。虞舜讓也。不自賢。不自能。民唯見舜禹之功。故曰：良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有也。字下無也。字言其所以有成功

者。乃以文章也。文章者禮樂也。苟非禮樂則成功不能。若是其巍巍也。是堯之思也。且禮樂之功不期然而然。亦民之所以無能名也。朱註謂其可見者此爾。非矣。尹氏以功業文章並言亦非矣。夫成功禹已文章舜已。使堯無文思何稱堯哉。蓋自開闢以來。至於堯而後道立矣。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聖也。其所為不過於利用厚生之事。已及堯時。利用厚生之道大備而正德未興也。堯之思其在茲乎。正德之教至於禮樂而極焉。繹舜典之文其昉茲乎。堯之有文思故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成其思焉。舜繼堯之思

而其功未成。故又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成堯之思焉。至禹而成。則傳之子。故堯舜所以官天下者。以道為己任也。故道至堯舜而立焉。仲尼之所祖述刪書。斷自唐虞。而二典三謨。總命之曰夏書。皆為是故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三代聖人皆不外堯之思。是又堯之所以獨稱其大邪。曰。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舜有臣五人。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朱註劉敞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

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按亂治也。釋詁文：虞書九德亦有亂而敬作亂之說。未可從矣。但清汙為汙，轉去聲。豈亂本上聲。訓治轉去聲邪。馬融謂治官者十人。朱子謂治內治外皆非矣。蓋謂戡亂之才。故下文曰：才難。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安國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朱子曰：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也。按孔子之言本以人數為說。則不容言五人盛於十人焉。且朱子翻顛作解。謂為盛於斯。未見文例。不可從矣。孔安國添比字最字。亦未是。蓋言唐虞之際至此而後為盛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朱註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此說本於鄭玄。亦以意言爾。豈可的指某某邪。周之德包咸。朱子皆謂指文王。仁齋先生獨以為通指武王。未克商以前。朱子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是後世儒者不知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誤解孟子性之身之孔子武未盡善。強生優劣耳。孔子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豈外武王哉。仁齋先生為是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以此終其身。是自文王之事。武王別有克商之事。則古來不以此稱武王。故此章以為稱文王亦可矣。武王繼其志述其事。則言文王而武王自在其中。豈可生差別乎。且必謂通指武王未克商之前。則克商之後。豈非至德邪。是仁齋先生特為未圓矣。蓋泰伯者讓也。周之德恭也。堯典贊堯以允恭克讓。是德雖多乎。唯恭與讓為最盛。泰伯文王極恭讓。

之至。故稱至德。豈有意於君臣之義哉。湯武之事亦唐虞官天下之心也。儒者滔滔悲哉。按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無臣字。予聞諸先大夫。吾邦明經家講論語者皆除臣字不讀。蓋文母不可為臣。故臣為衍文。於此則其意亦明矣。禹吾無間然矣。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間。廁其間非矣。孔子之於古聖人深尊而敬之。豈望間廁其間哉。且以間廁解。未見文例也。朱子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是與閔子騫章字義相同。為是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

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楊龜山曰：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是以黻冕為朝服，皆通。然致美乎黻冕者，奉古聖人之道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也。卑宮室，考工記曰：殷人堂崇三尺，周人堂崇一筵。鄭玄註：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大邑。此章孔子贊禹，所主在恭儉。恭儉，帝王之盛德，故也。而致孝乎鬼神，言敬祖先也。致美乎黻冕，

言敬聖人也。盡力乎溝洫，言敬民也。敬此三者，則先王之道盡矣。此孔子所以無間然也。後世儒者不知先王之道，故於此章之言，有所未悉。其底蘊，學者察諸溝洫。包咸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邢昺曰：案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晉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

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以今尺求之，五寸為三寸六分，一尺為七寸二分，二尺為一尺四寸四分，四尺為二尺八寸八分，八尺為五尺七寸六分，二尋為一丈一尺五寸二分，一里為三百步，則二百四十丈為今百七十二丈八尺，乃四町四十八間也。十里為今千七百二十八

丈，乃一里十二町也。百里為今萬七千二百八十丈，乃十三里十二町也。八里為今千三百八十二丈四尺，乃一里二町二十四間也。八十里為今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丈，乃十里二十四町也。

論語徵打

